



王耀武

王耀武

徐

淦著

清風鎮

清風鎮

徐
淦著

目錄

第七次挑選	一
人獸之間	八
瘦科長	二〇
映山紅	三二
清風鎮	五四
畫家高而蒙	一〇〇
關仙	一一一
現代	一二二
胡漢昇和他的脚	一三一
癩子回家	一四三
德盛米行	一五七
日光之下	一七九

第七次挑選

這還是上半年在漢口時遇到的一個南京朋友說給我聽的——

哈哈，想不到我們還能在這裏見面！

我，我怎樣離開淪陷後的南京嗎？唉，話長呢！

南京一陷，我只好跟大夥兒逃進了難民區。逃進去不到三天，日本兵到難民區挑選來了；二三十幾個青年人中了選，他們就讓日本兵押了去，一去不回來。

也許是替他們衝鋒打自己人去了，人們這樣害怕。

不會的，他們真不信任你呢！有人這樣相信。

那末一定是做苦工去了。於是人們又這樣猜。

做工，縱沒有工錢，飯該有吃的吧。

但願如此罷！

人們還沒有忘了推測被押去的二十幾個壯丁的命運，第二次挑選卻緊跟着來了：又是二十幾個青年人被帶走到不可知的地方去。

父母失去了兒子，兄弟失去了兄弟，妻子失去了丈夫，孩子不見了爸：已經是離散了的，又拆了一下羣。

每一次挑選，卻總隔不了三五天，沒有被上一次選中的擔心着下一次。

青年不能裝老年，男人無法扮女子，一切欺騙都沒有膽量試；躲藏沒有用。每個人，每個青年人，都擔心着：明天或者要輪到我了！

起來吧，不要坐着等死，起來拚命去吧！但是，沒有槍，沒有刀，連鐵片也沒有一小塊，廢銅爛鐵全讓日本兵搜得精光了。完全是一羣豬仔，在屠夫們的手中，他們卻隨時可以給你一刀，或者一槍。

隔不了三天的挑選繼續着，一次，又一次。

我們的老同學小張在第五次中了選。

我的兄弟是第六次，這剛才結婚不久的孩子！

他們，永別了！

到第七次，終於，一個日本軍官的指頭指中了我。

我向我的妻子看了最後一眼，哭吵，不准再哭吵；回頭，不准再回頭；跟十幾個壯丁一追，我被押出了難民區。

一個討賊將被我們知道了，而留在難民區裏的人們，卻永遠不會明白，直至輪到他們自己。

時候是近晚，落日悽慘地發紅。

我們，十幾個，起先是慢慢地走着；走出了樞江門，跟在我們後面的日本兵下了一個令：快跑！

我們快跑了。

於是，在我們的後面有一陣笑，跟笑差不多同時發出的是一排槍聲——這就是每一次被挑選出來的壯丁們的命運！

我們之中的幾個中彈倒下了，我還沒有中彈，但是我也趕緊倒下在地上。

我沒有睜開眼睛來看，卻也不會聽見逃走了一個；這一次十幾個，除了我自己全完了嗎？我想着，不敢動一動，我裝作中了要害立刻死過去了。

我等候着天黑，等候着日本兵全離開這裏，這裏，離江邊已經不遠了。

同伴們的血流到我的鼻子上來。

夜風伴着一些將死者的呻吟。

似乎聽不見日本兵的笑語了。我略略把頭抬了一下，我想望一下是不是已可以想法子逃走，誰知，還有個狡猾的日本兵站在那裏，他以爲我還能動彈，就用刺刀在我的身上一連戳了幾下。

我只好忍着痛，重又不支地把頭貼上地面。

於是他放心了，好久，我聽他唱着歌去遠了。

月亮暗澹地照着十幾具屍身。我開始慢慢地爬動，爬過一個一個慘死者的同伴，在月光下，他們的眼睛不動地像望着我，但他們都是沒有了呼吸的。

忽然，我的膝髁跪在一個人的腳上，他坐起來了，使我吃了一驚。

我問他：也是裝死的嗎？

他說他是輕傷，子彈打在大腿上，他還能走動，只要我肯略略幫助他。

我扶他站了起來，我們儘可能地奔向江邊。

可是江邊一隻船也沒有，只有幾個木筏，上面載着幾袋米。

我們跑上了一個木筏，把米袋推到水裏去。一個聲音發出來，兩個日本兵就趕來了，而且立刻發出了兩槍，朝我們這裏。

我們都沒有被打中，一齊跳下了水。我拼命地游到了對岸。他，也會游泳的，但是因為受了傷吧，沒有能游到，恐怕不能活了。

一個好心的老農人接收了我，別人可都不敢。

他給我換了乾衣。他還叫他的兒媳婦暖起酒來，叫他的兒子陪我吃飯。半晚，我同他睡在一起；但是到次晨，他把我送到他家的毛廁裏去，叫我躡着，讓他用乾草把我遮掩了。他說，要是被日本兵在他的家裏搜出了我，就不但我沒有命，也要連累了他。

的一家；而現在，日本兵卻沒有難爲他，不過叫他的兒子每天送兩次飯到那邊一個兵營裏去。末了他告訴我他姓李。

白天在毛廁裏蹲一天，到晚上出來，就到他那裏去吃飯睡覺，這樣過了三天。

第四天中午，一個日本兵來小便，小便之後不知怎末起了疑心，就用手上的槍尖朝着我躲在裏面的乾草堆戳了一下。這一刀戳在我的手上，我忍着痛，但是刀上鮮血告訴了他我的存在。

他立刻喊另一個日本兵把那位李老頭叫來，一面，小心地用槍撥開了乾草，使我暴露在他們的面前。

李老頭苦苦地哀求他，求他不要殺死我，說我是他的姪兒，因爲膽子小才這樣躲着的，身邊什麼也沒有。

這個日本兵倒真的答應他不殺我，而且派我每天同他的兒子一起給他們送飯去。

飯也送了三天，第四天午後，我送飯回來，看見李老頭被綁在門上，屋內，三個日本兵剛把他的兒媳婦強姦過了。

我放開了李老頭，找回來他的兒子。我們商量着怎樣逃，我們決定，就在當天晚上弄一隻船走！

他們只理了一點衣服。李老頭朝着種了一生的田地嘆了一口氣，流了幾點老淚。他的兒子不願扶他的妻子：一個人默默地蹣跚到船上，管轎去了，是我把她攙下了船。

她的面孔黃得像臘，頭髮還是散亂着，兩目無神地望着她的丈夫，膽怯地坐在他腳下。他卻沒有看她一眼。

船很快地被我們向上推送。天亮以前，我們到了安全地方了，但是，李老頭的兒媳婦卻在這時候爬下了水。

後來，李老頭進了收容所。他的兒子，自願投軍，到前線去了。

（二十七年成都皇城壩）

人獸之間

杭州陷落以後，在四個月裏面，她們三姊妹，先先後後躲了八個地方，且村是第八個。

幾次是因爲謠傳日本兵要到這一鄉來，幾次是因爲風聞游擊隊將經過那一村。有錢人根本就不歡迎中國的游擊隊；年青的男子和婦女怕的是游擊隊後面的敵人。她們三姊妹，金寶，銀寶和小寶，都很年青。小寶十五歲，銀寶二十歲，金寶又比銀寶小五歲，二十五歲。只有金寶是結了婚的。

丈夫是空軍二等機械佐，製造安全傘的。一個密令，他只能光身一個跟廠裏的人退出杭州。金寶用手也牽不住，用眼淚也牽不住，苦苦地哀求：

——你想，你願自去了，這裏，沒有爸，沒有媽的三姊妹，我又孑孓一身，萬一杭州

失守，我們怎末辦？

——暫時避到鄉間去。

——到日本人的力量及到鄉間的時候？

——我一定會想盡法子來把你們救出的，現在，我卻不能帶你走。

就是這樣無情無義地走了，留下一句這樣靠不住的諾言。

幸而也留下一些錢，杭州真的陷落以後，使她們姊妹三個還有力量從這裏搬到那裏，使金寶在某一次遷移裏平安地生下了懷胎八個月的孩子，與其說靠了遷到在先記也記不起的遠親的幫助，不如說靠着錢。

到H村，她們是四個了。

H村說來並不是一個挺安全的地方。它離杭州不遠，村口頭的那個大寺裏還駐有少數的日本兵，但是許多人遷來遷去往往遷到這裏來是有他們的理由的；H村是個富村，維持得辦得「好」，有力量供應日本軍隊不時的徵發，每次會用許多錢米和食物換得村內一時的太平。

問題是：一個富村足算能够供應錢米和食物，滿足日本軍隊的食慾，是不是也能够滿足日本軍隊的獸慾，用村子裏面的年輕的婦女？

這實在是維持會裏的人們最感到頭痛的差使。他們都有年青的小太太和更年青的女兒。他們明白地知道，去向別人要他們的妻女，比向人要他的性命還困難些。有時候，他們就只好一面把自己的妻妾和女兒藏起來，一面對日本人敬謝不敏，讓他們自己虎狼似的擄掠去。

日村終究還是並不太平平的。

這一種不安和恐怖，金寶她們要到了日村才知道。

金寶感到自己的乳水在苦難的奔波中變成缺乏了。三個多月的孩子每次吃不到半肚，哭吵得很兇。她只好大着膽抱了孩子去找人，想用錢雇一個年青的奶媽。

四處找不到奶媽的影子，她的身後卻跟了一個日本兵了。當她發現了的時候，她驚叫了一聲，開始飛跑，鐵的皮鞋跟在她的後面更快地敲擊着。

前面擔着一座橋，金寶再也沒有力量上去了，她把孩子放下在石級上。掙脫了一隻

抓到肩膀上來的手，她沒有工夫再思索，就向橫跑了幾步，讓自己從柔滑的草岸上滑到湖水裏，又掙扎到湖心去。

她是不識水性的。湖中央渾洋的水愛莫能助地包圍住她，漸漸地要把她淹沒了。

那個日本兵站立在石橋上，呆呆地看一下哭着的孩子，又呆呆地看一下浮沈的金寶。

忽然，他大叫了一聲。迅速地卸去了他的武裝，踏上橋欄他直跳下湖去。

他艱難地把自己吃了一些水的金寶托着，慢慢地溺到岸邊。爬上岸，莊嚴地把金寶軟弱的身子放在草岸上，又把石級上的孩子鄭重其事地抱過來放在她的身邊；他這纔回到橋上去用內衣揩乾他的身子，一件一件地重又穿上他的衣服。

當他又配掛上他的全副武裝，他看見溼淋淋的金寶早已從草岸上掙扎着爬起，緊抱着孩子，踉踉蹌蹌地跑得漸遠漸遠了。

他對她的背影笑了一下，表示他不想去追趕她似的坐在橋欄上，一面自言自語地說：

——中國的女人真奇怪！

又一次，是銀寶在午飯後失了踪，到晚飯時還沒有見她回來，一個日本兵卻又把小寶一直追踪到家裏來了。

小寶慌張地說：

——金姊，銀姊逃出來了，逃在山裏。我在山脚下看到的，有一個日本兵追她，我也逃上了山。躲了半天，我以爲沒有人了，從樹林裏出來，不知道那個追銀姊的日本人還癡癡地坐在山下等，看見我就追我，你看，來了……

金寶是不能出面的，她央求一個七十歲的老鄰居去招待那個日本兵。

日本兵發着脾氣，把桌子也打爛了，話講不通。於是維持會派來了人。據他的翻譯，老婦人知道那個日本兵一定要叫小寶出來讓他仔細看一下，是不是騙去了他的許多東西的那個女子。

維持會裏的人逼得要交出大寶來，小寶只好到老鄰居的背後去露一下她的灰白的小臉。

幸而日本兵說她不是那個還要大一點的壞女子，不過他忽然也要小寶，他說叫她到他們營裏去洗衣服。

小寶就哭著。

老鄰居跪下在地上，合着掌拜日本兵又拜那個維持會裏的人說：

——老爺，先生，饒了這個怪可憐的孩子吧，她還只有十三歲，洗衣服不會的，還是我老太婆代她去！

維持會裏的人還不會放下臉上的皮，那個日本兵卻拉了他，什麼人也不再要，出去了，還不忍地回頭看看磕着頭的老婦和抖索着的小寶。

深夜，銀寶才從山上偷偷地回來，帶着一個小小的手巾包。

把手巾包打開在姊妹們的前面，銀寶一屁股坐在金寶的膝上，大笑了一陣，這才鄙視地擺弄着那些手飾，告訴她的姊姊和妹妹：

——在溪邊的樹枝裏面洗衣服，想不到也被一隻日本狗看見了。他叫我防地捉住我緊緊地不放，先怕我投水似的。投到淺淺的溪水裏去有什麼用呢，但我因為知道他

是可欺的，我就挽住一根柳枝在細沙上寫了一句：「不強迫我，我不投水」。他對這立刻發生了興趣，也用梅枝寫道：「不肯肯從我」？我寫的是：「要我野合，誓死不從」！他問我假使帶我到那個大寺裏無人看見可以嗎，我答他那可以。於是他高興興地帶我到他的宿舍裏去，一路上他用一隻手挽住我，我也明知在那時脫逃是沒有用的。他有一個很簡單清潔的宿舍，到了那裏，爲了要討我的好，他搬出來許多東西，你看，這些就是。這是二兩重的金鐲，這些是金戒寶石戒，這一對是鑽戒，剛才他把這些都套在我的手上，我到了山裏才一樣一樣地脫下來的。

金寶忍不住問了一聲：

——你怎樣逃出的呢？

小寶也着急地等着，銀寶卻從容地脫下去，眉飛色舞地：

——後來他要動手了，但是我拿筆寫給他看，「我們必須等到天黑，我們應該弄點酒菜來吃」。他立刻叫人弄來許多菜。他又打開了幾瓶啤酒。等他吃了不少，我卻說我不吃啤酒，要他給我拿紹興酒來。他這時候已經深信我不會逃走了，就胡胡塗塗地